

小旅馆的文学之夜

李 铭

那年秋天，市文联通知我参加“金秋笔会”，这个消息在我们大小凌河流域的农民写作爱好者中激起不小的涟漪。这对我们这些在田间地头、炕头灯下涂涂写写的人来说，就是一场盛会。

我家距离市区40多里地，我是骑着自行车进城的。进城后我没有直接去报到处，而是先拐去了新华书店。前几天在柴油机厂工作的小姨子捎来口信，说厂里有个福利，职工买书能报销100多块钱。她知道我爱书如命，特意把这个名额给了我。

书店里那种油墨和纸张混合的气味，对我来说比任何花香都醉人。我在书架间徘徊了两个钟头，精挑细选了一摞书。结账时，123块6毛，我把发票小心翼翼夹进书本，抱着那摞沉甸甸的书走出书店。

买完书以后，我的衣兜就比脸都干净了。我倒不慌——一笔包吃住，返程骑车回去，没有钱心里也不用怕。

笔会来了三四十人，大多是熟面孔。有的人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名字，这次笔会见面更是分外亲切。文学讨论环节热烈得很。有人谈乡土小说的困境，有人说散文要真情实感，有的还就某个观点争论得面红耳赤。

晚饭后招待所的服务员来做住宿登记。服务员说这次笔会管吃不管住，住宿要另外交钱。我一下子傻了眼，我是一分钱没有了。好在文友陈雨飞愿意跟我做伴，他说：“要不……咱们不在这儿

住了？”

陈雨飞提议，他知道文友袁海胜家住 在市内。咱们去找他，谈半宿文学，他一留，咱们半推半就住在他家得了。

我一听，感觉这主意妙极了。袁海胜在信用社上班，是我们这群穷文友里唯一吃公家饭的。他为人慷慨，以往聚会都是他请我们吃吃喝喝的。

我和陈雨飞敲开了袁海胜家的大门，海胜很是高兴，欢迎我们的到来。进门要脱鞋，这事挺尴尬。陈雨飞我俩那时候没住过楼房，所以有点措“脚”不及的感觉。我的鞋子一脱，鞋窠里掉出些土渣，袜子又被又脏又有味，我臊得脸发烫，海胜却不在意，直接把我们让进书房。

我们坐在软和的沙发上，海胜倒水泡茶，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俩。文友相见，分外心暖，有唠不完的话题。说说谁谁最近写了一个小说很不错，谈谈谁又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哪一篇篇幅很长的散文，写得很有味道。

只是越坐，我就越觉着原来的打算不妥。这屋子太干净，太敞亮了，地板能照见人影。我们身上带着田野的风尘，鞋底沾着路上的泥土，怎么好意思开口说要住宿？陈雨飞显然也这么想，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退缩。

不知不觉地谈了很长时间，天色已晚，我们起身告辞。原来计划的场景没出现，海胜以为我们理所当然住在笔会举办的招待所里，压根没有想到我俩是来蹭住宿的。

出了海胜家小区，我和陈雨飞才意识到，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他……没留咱们。”陈雨飞小声道。

“是啊，也怪咱们没明说。”

我分析了一下责任，我俩流落街头，海胜是无辜的。现在去哪呢？我一筹莫展。

陈雨飞见多识广，想了想说：“我知道有个地方——火车站北边平房区，有小旅馆，便宜。我请客。”

我们步行走到那片平房区，低矮的平房连绵成片，巷子宽窄不一，脚下都是污水。昏黄的灯泡挂在屋檐下，照着“住宿”“旅社”之类的牌子。空气里有煤烟味、饭菜味，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

陈雨飞带我绕了很久，找到一个公厕。“解大手的话在这里先解决了。”他说，“小旅馆没厕所。”

那家小旅馆门脸很小，玻璃门上贴着红字：四人间10元/床。走廊很长，两侧房门有敞开的，能听见各种声响：鼾声、咳嗽声、含糊的梦话和打骂孩子的声音。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烟味、霉味。我们找到自己的房间，最把头的，开门进去。

房间简陋，四张窄小的铁床，草绿色的被褥薄得能透光，枕头黑乎乎的辨不出原本颜色。一张小木桌，一个竹壳暖壶，两双塑料拖鞋。但窗户还算干净，能望见外面一角夜空，星星疏疏朗朗的。我刚放下背包，就注意到门口边有个铁桶。“那是尿桶。”陈雨飞介绍，“半夜用的。”

果然，安顿下来不久，走廊就开始响起

脚步声。门外的铁桶被使用了一次又一次，叮叮咚咚，稀里哗啦，在静夜里格外清晰。起初我们还有些尴尬，后来也就习惯了——在这10块钱一夜的地方，谁还能讲究什么呢？

我们躺在各自的床上，聊起各自是怎么开始写作的。我说起小时候在废报纸上认字，听着收音机里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感觉岳飞真了不起，并下定决心自己长大也要写评书……

陈雨飞那时候发表的作品不少，开始给我讲述如何投稿。有些报刊我看不到，陈雨飞就教我如何订阅，一份报纸不要订阅全年的，那样费钱，咱们就订一个月的，一个月报纸看完，就知道他们副刊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夜深了，走廊渐渐安静下来。窗外偶有火车经过的鸣笛，悠长辽阔。月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在地上留下一方清辉。门外那个铁桶偶尔还会响起叮咚咚声，但已经打扰不到我们了。在这个10块钱一夜的小旅馆里，在这个混杂着各种气味和声响的秋夜里，我们用文学彼此温暖着。

恍惚入睡，我想起书店里那摞新油墨的香气，想起白天笔会上那些真诚的、闪烁着光的眼睛。虽然此刻身在这简陋之处，虽然前路依旧渺茫，但有些东西已经在心里扎下了根，就像凌河岸边的柳树，看似柔弱，却能在最贫瘠的岸边生出倔强的绿意。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听雪拾音

李海燕

友人寄来一封无字信笺，一段雪视频。镜头里无风，雪花一朵一朵的，怀着郑重的心事，从容下落，树木、屋顶、马路披上松软的一层白。雪，仿佛正与大地万物进行一场盛大而浪漫的告白。隔着屏幕，我仿佛能听见雪花伴着万籁俱寂的夜空，在我的世界里碎碎念地落着。

我对雪的爱，从未随年龄递增而消减，反而愈加浓烈。生命里经历过无数场雪，每一场都像一篇温婉的诗，初读唇齿生香，再品韵味悠长；又像一封旧情人寄来的信笺，字里行间满是洁白无瑕的絮语，纯粹得让人心颤。这份美好，经过一个个冬天的沉淀与叠加，已积沙成塔，成了一部我此生阅读不完的厚重诗篇。

欣赏友人馈赠的这场雪，睡意全无。心，早已走过这一场晶莹，跌进旧时光的倒影里。

记忆里，故乡的冬雪总是一场连着一场，将世界装扮得如同一个不染尘埃的美丽童话。而我们亲手堆起的雪人，便是那童话里当之无愧的主角，生动地活过整个冬天。

下雪后，父亲会先扫出一条出院子的通道，然后将积雪堆在早已收获殆尽的菜园里。那里，便成了我们兄妹三人的创作乐园。我们像最认真的雕塑家，用冻得通红的手，一刀一刀地打磨我们的作品，直到它以一个让我们满意的姿态，稳稳地坐落在园中，给空落的冬日菜园赋予全新的关于生命的蕴意。

我会精心为我的雪人安上调协的五官，再用玉米皮儿为它编两条粗辫子，辫梢扎上从母亲针线盒里找来的粉红绸带；妹妹总会心软，她定要摘下自己的帽子和围巾，将她的雪人裹得严严实实，嘴里还念叨：“这样，它就不会冷了。”小弟的雪人总是“另类”

的，两颗当作眼睛的玻璃球总不在一条线上，他却得意地宣称这是“抽象美”。他还会跑到爷爷跟前撒娇，硬是借来那杆抽到半途的旱烟袋，小心翼翼地插在雪人嘴里。于是，在那寒冷的空气里，雪人的嘴角竟也吐出丝丝的“烟雾缭绕”来。这些雪人，就那样静静地守着我们的院落，守着我们的冬天，直到春天来临，才一点点消瘦，最终化作春水，无声地渗入菜地的泥土里。

每个上学的清晨，我们穿着母亲纳的千层底棉鞋，踩在一公里长的车轱辘路上。新雪之上，落满了深深浅浅的脚印。脚下发出的“咯吱咯吱”声，像一串串节奏分明的音符，为我们清冷的上学路伴奏。调皮的男孩子攥紧雪球，互相追逐……

人们总说雪是无声的，我却不以为然。雪有声，只是它的声音别具一格。它不似风的狂放，不似雨的喧闹，它轻声细语，软糯绵长。那声音，似幼儿含混喊出的第一声“妈妈”；似新婚夜帐中夫妻的窃窃私语，似母亲做的千层底踩在雪上的“咯吱”声，似雪球砸在身上“噗”的一声闷响，也似父亲清晨挥动扫把，富有韵律的“唰唰”声。

雪，真是天地间最奇妙的造物，它给了世人无穷的想象空间。

沉浸于友人家乡的落雪与往事的回忆里，我几乎忘了今夕何夕。恍然回神，才记起自己所居的江西小城，冬已过大半。这个冬天，它带来了刺骨的风，带来了厚重的寒，带来了河面的冰，带来了漫长的夜，却唯独，吝啬地不肯赐下一场雪。于是，盼一场雪，便成了这个冬天最深切的愿望。

那一夜，我是枕着友人那遥远而清冷的雪入眠的。

我梦见下雪了。那漫天的雪花，

像从过往的岁月中寄来的无数信笺，每一片都载着一幅旧画。

父亲在庭院里挥动扫把，母亲坐在昏黄的灯下，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院子里几个憨态可掬的雪人，正对着我微笑……

醒来，才知大梦一场。父母已远行，老家屋宇已空，一阵酸楚袭来，泪水便涌出眼眶，湿了眼睛，也湿了心。

我怅然若失地望向窗外，竟看见一片白——下雪了！真的下雪了！

雪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际飘来。纯净之色，像为大地量身定制的一件素雅长衫，看似清淡，却自有风骨，让内蕴在安静中舒展开来。它们仿佛就落在我的发梢、我的肩头、我的心坎之上，像婴儿无邪的呓语，在心里开出花儿来。

此时此刻，万籁俱寂，只剩下一个安静的我，在虔诚地聆听这天地间最温柔的落雪之音。它没有流体的随意无形，也没有固体的坚硬冰冷，它用纯净、耐心地修饰着灰蒙的天空和静寂的大地，将藏了半个冬天的洁白情话，毫无保留地交还给人间。

因为这场雪，苍茫的大地不再孤独；从梦中醒来的我，也不再孤独。它像一封安静摊开的无字信笺，虽无一墨，却有山高林深，碎玉遍野，被懂得的人，细致地感受和接纳。它妥帖地烫平了眼角的皱纹，让眉眼之间开出一枝清幽的梅。

这一生行过多少山光水色，看过多少花开叶落，重要的是，心里始终存在着这样一场雪，它落在一切姹紫嫣红之外，落在所有熙熙攘攘之外，用那亘古不变的、纯纯的白色，静静地书写，写给再也不会回去的往事，写给静默流淌的光阴。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天地间读信的人，从雪中拾取属于自己的声音和故事。

年前年后

(组诗)

孙 琳

辞去旧岁

雪花掀开时光的盔甲
旧岁以夕阳落款
新年已唤醒芬芳
钟声里，我善感的情怀
带走淡淡的思念
我多情的眼睛
已在春光里旅行
我波涛般的思绪
化作了一只鸟
飞跃永恒

沉醉在欢乐和柔美之间
风卷西楼，残雪断念
一只燕子穿梭斜檐
瘦梅，绽放了火红的希望
我坐在故事的中央
捡拾一阙宋词，朗诵春风
脸上的岁月
就盛开了一朵桃花

走向春天

你站在薄雾里，身影如画
是春天第一个朦胧的吻
大地舒展，如醒睡的蝶
翅膀上沾满露珠的泪光

花瓣低语，是风中的诗行
溪流解开冰的枷锁，欢歌如铃
种子在黑暗中翻身，
像婴儿在母腹中第一次脉动

我听见，风穿过林梢
带着远方的呼唤，温柔如絮
每一片新芽，都是心跳
在寂静中，奏响生命的旋律

梦想开花

它最初只是土里一粒哑巴的种子
没人鼓掌，也没人在意
风说它太慢，雨嫌它太静
连蚯蚓路过都嘀咕一句
这玩意儿，能活吗

可它记得光
哪怕被埋得深，它仍把根往下扎
像一个固执的孩子
在黑暗里写作业
总有一天，我要抬头

终于，某天清晨泥土松动了一下
然后，一茎嫩绿，顶开重压
颤巍巍地，举起了第一片叶子
像举起一面小小的旗
报告世界，我到了

让梦想开出花
不是因为它注定灿烂
而是在所有该低头的时候
它选择了，向上

嘹亮

白小川

他钟爱这条小街，每天要走多个来回。

他钟爱小街的五月，槐花盛放，如张灯结彩，绿意婆娑，像日子焕然一新。他也喜欢街的寒冬腊月，光秃秃的枝条裹满雪花，棱角格外内敛和坚韧。

他掰开手指头，仔细算，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正好三个年头，每一天他都过得很充实，元气满满。走在街上，会有孩子跟他打招呼：警察叔叔好。也有熟悉邻居的问候：警官您好。小街毗邻古城旅游景点，是城市的一张名片，总有外地人来打卡：“警官您好，古城怎么走啦？”“这是沈阳路，您一直走到交通岗，右拐，看见路标就是。”待他们走远，那欢动的背影，像跳跃的音符，他脸上也氤氲出一片春色。

街的尽头有一所学校，每到九点半，会准时播放高亢而动感的音乐，那嘹亮得能绷紧人神经的旋律，更让他回忆起以前在部队的生活，“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他想得最多的还是老连长。

街不大，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透过车水马龙和匆匆步履，一眼能看到头。他心里思忖，这街跟朋友一样，走动多，自然就亲近，慢慢会成了老朋友。心里安稳，脚下不慌，他便气定神闲，目光如炬，不放过眼前的每一个细节。

想当初他要转业，老婆劝，战友劝，老连长也劝，“去机关吧，找个安逸的地方养老退休，多美啊。”他心里五味杂陈，倒江翻海一般。最终他笑着跟爱人说：“去基层，去派出所，做一名最普通的民警。”他跟老连长说：“是你把我调教成一个好兵，到什么时候，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地方，我都是一名好兵。你不说好兵就得身扎热土吗？只有热土，才能酿造出醉人的芳香。”

初到基层，他跟很多新民警一样，内心澎湃，摩拳擦掌，时刻准备出击打击罪犯、抓坏人。可现实工作却单调平淡，丝毫没起波澜，日常巡逻，一会儿找电动车，一会儿调解邻里纠纷，明儿处理婆媳矛盾，后儿要去社区走访，都是些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的事。处理完手里的活，他坐下来喝口茶水，茶是老连长家乡的茶，清香扑鼻，如余音绕梁，有他的味道。

他喝着喝着，竟自己笑了，以前指挥上千人马，现在指挥鸡毛蒜皮。嘿嘿。

其实，让他彻底放下包袱，完全是因为刚退休的民警老金。

那一次他记得最清楚。北方的冬夜，着实寒冷，吐一口哈气，瞬间升腾起白雾。霓虹灯闪烁，像星星眨着眼，老金跟往常一样，挺拔身姿，眼神犀利，认真扫视小街的每一个角落。今晚是老金的最后一班岗，他特意来得早，只是一直站在远处，默默地看了很久。

他走过去交班，灯光下的警徽，在冰花里四射出光芒。老金不断用手摩擦，再摩擦，嘴唇似有似无地蠕动着。见他过来，老金抬头，眼里似乎铺满了一条冰河。“你看，小街哪小，它一直嘹亮我们的内心。”

他正喝着茶，又有报警的人过来，是一桩民事纠纷。因为停车接孩子，挡了别人的出行。“多大点事儿你说。”他笑着说。“事不大，气人啊。哪有这样的家长，警察同志你给评理。”

事不大，也闹腾了将近两个小时。他使出浑身解数，又是端茶又是倒水，磨破了嘴皮子，终于摆平了。他吧唧吧唧嘴，合计又合计，也赶上打一次冲锋了。

提到冲锋，他想起了老连长。

新兵第二年，他参加了一次实弹演习。心里紧张呀，这可是真刀真枪啊。连长狠狠瞪了他一眼，说：“演习是为了国家需要，筛选合格的好兵。前方就是高地，拿下它我们就胜利。”号声嘹亮，刺破苍穹，他手握钢枪，跟连连长一起冲锋。按照预案，他得扔一颗手雷，可紧张的他，刚一出手，手雷就滚在脚前不远的地方。远处的战士们都在冲锋，号声依旧嘹亮高亢，如天兵般在云霄中擂鼓呐喊，电光火石间，一个身影掠过，他被扑倒了。

好多年了，这事他一直记着，像一块伤疤，也像一块磨刀石。他明白，在哪都要做一名合格的好兵。老连长那回受了重伤，伤好了，他去请罪。老连长说：“号声能嘹亮我们的魂，号声一响，敢冲上去就是好样的。”

又是美丽的一天，阳光不燥，清风和煦。高大挺直的槐树，退却了雪白的花瓣，青翠而爽朗。

叔叔好，警官好，您好……他一一回过招呼。今天有国际马拉松比赛，小街地理位置特殊，是一条重要的赛道，安保工作必须做好。

小街嘈杂热闹，他步伐坚定铿锵。

他想起一件事，老连长去年过世了，家里留下一大片茶山。他去过一次，山清水秀，云雾缭绕，难怪他的茶好喝。老连长弥留时的话，他牢记在心。再过几年退休了，他就去过种茶卖茶，继续助力当地的乡村振兴。

嘿嘿，号声嘹亮，那又将是一次大的冲锋。